

◆汉诗节拍 ◎杨达寿

## 绣湖

清澈的水边独坐  
白云居高临下窥看  
绣湖邀约的一个私人  
氤氲如岚的水雾缠绵徘徊  
默默演绎归来和消逝  
滋润的绵绵灵感  
在飘荡的柳梢下发芽生长

拂面的清风把双眸拭亮  
迎来一阵有节奏的脚步  
伴行的空洞笑声滚过草尖  
消失在远处的绿荫丛中  
湖面细腻的微波宛若脑纹  
来来去去一切自由自在  
构思着蓝天的诗意图画

曾经的亭台楼阁在梦里招手  
庭院的书声绕着渴求的眼珠  
有心的游人寻觅孔墩的意境  
湖大湖小内心都充满了悲苦  
湖面似纸书写新的鸿志新的高度  
沧海桑田的绣湖更加气定神闲  
辨清方向决计奔赴诗与不锈远处



◆海上飞花 ◎海飞

## 城市里的失眠夜

我在这座城市里失眠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老家后院的竹林。我的童年曾经有过许多类似的经历,比如无数次在大白天就在竹林里睡着了。那时候竹林里的微风,很像是轻轻招摇着的一双手,拍打着我的胸背。竹叶在风中的歌唱,像催眠的曲子一样,让我沉醉梦乡。

我在这座城市里失眠的时候,风轻轻掀起了窗帘,我看到了窗帘一角的黑夜,那么宁静地待在远方。偶尔有几辆汽车飞快地驶过,我突然想,我为什么会在城市的夜晚失眠,是不是喝了人家的一杯咖啡,还是听了人家在歌厅里声嘶力竭的吼叫,或者是看到了那闪烁着霓虹,让我的心不再宁静。当然也许是那穿着旗袍的女人的微笑,让我浮躁的心得不到片刻平静,才会这样在一个夜里失眠。

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失眠了,我起身,坐在客厅里,不停地吃东西,不停地喝酒,不停地看着窗外的月色。月色像是流动的水,它流进来将我浸泡其中,有一点凉,我看到心长出了翅膀,它们想要振翅飞翔。清冷冷的午夜,我看到了老家的安静的池塘,水面上没有一丝波纹,水面上掠过的一只低飞的鸟,还有一位孤独的少年,他手持钓竿想要在池塘里钓起希望。

## 和电影的一场遭遇

电影大概是午夜的一种妖精,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勾引我。我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那个地方实在太杂了。许多个夜晚我从外面回来,想要睡觉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胡乱放在电视柜上的碟片。她们像盘丝洞的妖怪一样,放出长长的丝线,把我的眼神拉住,然后把我的脚步拉往。

我坐在客厅里看电影,这是一套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的家庭影院,我看到了阿巴让,看到了斯皮尔伯格,当然也看到了陈凯歌和张艺谋。那些伊朗电影,我一共买了十本。我一部一部地看,看着想要落泪,是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在丹桂房的日子,孤独而平凡,每一个流着汗水并且充满快乐的劳动日,都让我感到愉快。我突然想到在城市里的失眠夜,在丹桂房却从没有发生过,有时候我会累得像散架了一样,在丹桂房我无法失眠。现在我在电影里寻找着孤独的影子,我看到了有着忧伤眼神的两个人,男的叫梁朝伟,女的叫吴倩莲,只要看他们湿湿的眼神,你就一定会想象这样的人一定有过伤心的往事,所以他们是杀手,是刀客,是冷酷的热心人。

我应约给一家报纸写碟评,全是那种掺杂着个人情感的东西,里面闪耀着一个进城的乡下人的影子。我的抽屉里装着许多的碟片,她们来自各个国度,她们等着我的挑选,就像唐宋明清的一场选妃活动。有一天我想,每一场精彩的电影都是一段精美绝伦的人生,是不是让我走进电影,做一回电影里面的人。

◆朝夕拾 ◎贾献文

## 怀念樟树

我所熟悉和喜爱的树,莫过于樟树。从童年时结识,到晚年时回忆的都是我村子里那几棵遮天蔽日、郁郁葱葱的樟树,有时梦中也会出现它们的身影。

我出生在义乌南乡佛堂镇旁的稽亭村,从我童年有记忆时起,樟树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稽亭村也叫稽亭塘,那是一处风景如画的村庄,远处有高人云天的云黄山、石牛山,四周的小山坡上长满了松树、枣树、乌桕树,房前屋后长着桂花树、石榴树,可以说稽亭塘一年四季浸濡在绿波溶溶中,是一处风水宝地。

诸树中,和我最为亲密的树是樟树。村东头雷公塘旁长着三棵高大的樟树,要几个大人手拉手才能抱住粗壮的树干,估计已经生长了几百年;村中西塘旁有二棵并排生长的生机盎然的樟树,也要几个大人才能抱住其躯干,树龄也有几百年;而长在村西溪岸上的二棵樟树,像撑着两把巨大的绿伞,应该也有几百年树龄了。

因我家住在村东头,对长在雷公塘和长在西塘旁的五棵樟树更为熟悉,尤其是长在西塘旁的二棵樟树与我更为亲近。

念小学时,每到学校放暑假,我们

经常会去攀爬这二棵樟树。要想爬上樟树最低的树杈,也并非易事,非要小伙伴们搭人梯才能上去。小伙伴们之所以要爬上樟树,别无目的,完全是小孩子“爬低爬高”天性使然,纯粹是为了好玩。

有时也是为了“享受”,爬上树坐在树杈上,闻着散发出来的阵阵樟树清香,“享受”着擦身而过、抹去一身汗水的风,确实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享受”着夏日难得的清凉。有时也完全为了找乐子,爬上树杈,手拿自制的钓鱼竿,爬到树上去钓塘里的气势,将手中的鱼竿一甩,挂有蚯蚓的鱼钩的长长弦线被甩到树下的塘里,鱼钩沉入水中,浮标浮在塘面上。我多次上树垂钓,没有一次钓上鱼。母亲见状,总会风趣地说:“眼睛想弹,没鱼配饭。”

夏日的樟树,茂密的树叶似浮着一团青云,挡住炽热的阳光,树下的阴凉无处可比。因此中午后,经常有泥猪似的小孩躺在树荫下酣睡,虽然有成群苍蝇停在鼻子下面吸食鼻涕,看上去像长着一撮胡子,但苍蝇也打扰不醒酣睡中的小孩。

秋天,樟树换叶,纷纷掉落的树



伐一光。从此,稽亭塘失去了绿色,失去了如画的景色。

近年来,我游走了不少著名的古镇、古村,映入眼帘的都有郁郁葱葱高大的古樟树,并无一例外地都被挂上“身份证”。“身份证”上标明生长在哪朝哪代、树龄多少年。古樟树作为一张靓丽名片向游人展示。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稽亭塘的那些古樟树,心里总是感到酸酸的。

几天前,我到孙叔故里杭州富阳区龙门镇参观,又看到身挂“身份证”的古樟,联想到老家消失多年、儿童时最亲密的樟树,不禁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八句诗,现抄录于后,也算对老家古樟树的怀念:

樟树高耸入青云,一年四季绿叶生。  
白天鸟雀鸣枝头,夜晚月亮挂银灯。  
临水波平照树影,经冬风吹叶还青。  
乡亲称谓风水树,能使人富保太平。

## 咀嚼人生细品茶

我和我的老伙计们都喜欢喝茶,在西湖边的茶室里,在休闲的农家中,常常有我们的身影。我爱茶,也喜欢在品茶中感悟人生,体味生活,因而有了一点粗糙的感悟,浅显的认知。

你泡了一杯茶,在茶叶与水交融的一瞬间,茶的生命就开始了。每一壶茶,前几道总是浓中带苦,苦中带涩。几道水下去,就有了香味。此时的茶甘美可口、沁人肺腑,给你带来了无穷的回味。喝了几杯茶淡了,茶叶归于平静,而此时的淡淡茶香,却是真正喝茶者所追求的。

人生如茶。年少时,闯事业、为家庭,凡事莫不想争个高低,论个成败,随之而来的就是挫折、彷徨、迷失,其间莫不蕴含一个“苦”字。到了中年,经营积累,事业到达高峰,有家有业,有名有望,莫不蕴含一个“香”字。随着年龄的增长,功名利禄已成浮云,世态炎

凉已置身外,一份淡泊,一份宁静,恬然生活,淡然处事,莫不蕴含一个“淡”字。喝茶真正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若人生,沉时坦然,浮时淡然,喝时自然,品时超然。喝茶的动作往往只有两个:拿起来和放下去,人生原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看淡一点,做人的“乐价比”也会高,处世的味儿才会好。我们留不住一个春天,控不住一片春光,但可以留住一杯春色!这就是品茶。

想想雅人们对余物之类,常嫌香烟浊气飞扬,也嫌酒气太过浓重,总是看重寂寂之中的一壶残茶。当然,“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的雅致是不太有了,但烧一桶清清水,沏一杯碧碧茶,让丝丝缕缕的茶香弥漫空间,使喝茶之气概淡雅柔和,从容不迫,一扫心急火躁,慢慢咀嚼人生,也可体会苦中余甜的。

这有如茶人诗人陆次之所评龙井茶的那份韵味:“初泡之而不觉有味,再泡才始味儿无穷,似无味见有味才是至味也!”

茶如人生。茶叶只有浮起和沉下,喝茶唯有拿起和放下。茶之所以能称之为“道”,还因她代表着人世间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不同的茶有着不同的品质特征,正如不同的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不同的茶叶与水的混合比例,会产生不同味道的茶水,就像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成长际遇。茶在水的浸泡中,释放着自己的灵魂,也叙述着自己的生命,而最终茶叶都将沉下去,这如同人生的最后归宿。

天下之大,能以区区一片叶子而牵动人心的,莫过于茶。平和恬静的茶文化本来就是我们对人生的基本精神,淡雅闲适也是我们应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我常感到,做人得要厚道,生活要有味道,就像茶之味,清苦中有幽香,那份



清醒的颜色、清纯的姿色、清苦的特色、清心的本色,就像做人之道。

龙井一杯远胜酒,扫除人间万般愁。为人处世,当一如茶叶不添任何添加剂,不需任何调味品一样,唯存那份独特的清苦,悠远的清香。

“茶之为用,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陆羽的《茶经》一语点明了这个道理:品茶不仅可以陶冶情操,更能修身养性,洗涤心灵,在清香与隽永的茶味水中,品味,更品其魂,从而完成身心的净化与升华。

◆笔走万象 ◎子薇

## 譬如朝露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我看过的某期节目的名字,里面说到了沈从文等一些大家。红尘滚滚,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能够配得上这八个字的,其实寥寥。这样的人物,我先是低首,继之仰望。我们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你来则来,去则去之,无关大局,无伤大雅。

是谁说过,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如此,足够。就像朝露,虽然那么的短暂,却是那么的美好。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从微小的朝露起笔,落笔处,曹操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之心。每每读至此,都会心生莫名的感动。他以诗经的风格,以婉转的笔触,一笔荡开,便是万水千山,便是茫茫天宇。到底是笔力不凡,到底是智慧不凡,到底是气度不凡,方可成就这般的大开大合,深藏惊艳,却了然无痕。

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把“死”挂在嘴边,只有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才知道这个字有多么的沉重。在痛楚和苦难面前,感同身受,基本上是个伪命题。说起别人的痛,不过云淡风轻的一句话;触及自己的痛,皆是鲜血淋漓无法弥合的一道道疤。关于生活,关于情感,关于爱,关于伤,关于

痛,能够轻易说出口的,一定是轻的浅的不够分量的。

粗糙的生活,无望的前程,突至的坎坷,看不到光明的未来,会将人打击得晕头转向、悲痛欲绝,我们生无可恋,恨不得一下子死掉。这样的经历,太多的人有过。但是,生活其实又是这样的美好,有那么多足以仰止的高山,有那般广袤无垠足以远眺欣赏的大海,有日复一日即时到来的灿烂星辰,有四时不绝的花草香芬,有草叶上精灵一般剔透美好的露珠。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张晓风之所言,我深深地认同。

无风时,草叶在歌唱;风起时,草叶在舞蹈。清晨出门,走过棵棵绿树,走过丛丛草地,看见滚动在草叶上一粒一粒的晶莹露珠,点点微光滑于我们的眼角眉梢,那份清新明丽的感动,从心底一点一点地漫上来——世界如此美好,人生如此美好,活着如此美好。看着草叶,看着晨曦辉映的盈盈露珠,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初生的婴儿,憨拙的小女儿,或者,娇滴滴的小情人。这些露珠的生命很是短暂,短暂到不过几个时辰,但是,它们是那样的精神饱满,那样的欣欣向荣。

秋日里,桂花的香芬无处不在。广玉兰的花,开得霸气,果子亦是顺

应了这股风格,个头总有我的拳头般大,模样恰似一串串紧密团结的葡萄。栾树的果子,明艳艳的红,一只一只如同小灯笼似的,它们的花却是开得婉约细碎,瑰丽的金黄色。在秋风的吹拂下,细碎的花瓣细雨一般落下来,落在小区里的步道上,落在绿茵如织的草坪上,落在行走于公园里的我们的脸上身上。一轮橙红色的斜阳照过来,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再低眉颌首时,眼前魔幻般地跳荡着无数橙红色的斜阳。

一条窄长的湖边,一座简易的木质小桥上,两只鹭鸟踮着伶仃的小脚站在上面,旁若无人地唧唧我我。晚霞绚烂铺陈的傍晚天空的景象,可以从湖水里得到印证——潜藏的石头,丰茂的水草,炫目的波涛。

月头月尾,月亮仿如初初长成的少女,娉娉婷婷十三余,豆蔻枝头二月初,情窦初开,见到自己喜欢的人,又不好意思直接表白,只把那一弯媚眼频频地抛过去;随着日子推移,已是不屑于自己从前的做派,这时的月亮,城府深了些,总是捂住半边脸——多少话,欲言又止,多少事,欲说还休;日子再往后走,便是月中,这时的她,不再试探那些小把戏,不再去猜度那个他的心思,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渐至抵达豁然开朗的境地,她心境



澄明、充满智慧,她把自己的光辉竭尽全力地散发出来,照亮归家人的路,照亮辛苦奔赴前程人的路。

对于夜晚升起月亮,鸟儿和蝙蝠大约像我一样的好奇,一群又一群地朝着月亮的方向飞奔过去,试图探看月亮里是否果真居住着美丽的嫦娥以及夜复一夜勤勉捣药的玉兔。事实是,犹如我们走路,目的地看上去并不远,却是走了一程又一程,难以抵达。那些鸟儿和蝙蝠们大约也是存了这般疑惑,便放弃了徒劳的奔波,前赴后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去。我倒是替它们松了口气。

在大浪淘沙、波涛汹涌的时间长河里,上苍赐予了我们灵动鲜活的生命,让我们如同朝露一样的明媚娇艳,这是一份怎样的恩典——芸芸众生的我们,何其幸运,何其光荣。